

從乙級貧戶到一等士官長

· 梁聰明口述，蔣彤雲整理記錄 ·



曾經是乙級貧戶子弟的梁聰明，以士官的最高階級一等士官長榮譽退休，光耀門楣，讓他父親深以為傲，含笑而終。

父親是宣統三年、民國前一年出生的老兵，四川南川縣鄉下人，十五歲加入軍隊，前後參與東征、北伐、抗日、剿共多場戰役，命大，槍林彈雨中都存活下來，民國三十八年從舟山群島輾轉來臺。當時很多老兵知道不打仗了，回鄉無望，於是選擇退伍。民國四十一年父親也退伍了，爲了生活到處打零工，後來落腳距離臺東縣僅一橋之隔的花蓮富里鄉。我家有七兄弟，我排行第六，當時家境清貧，是乙級貧戶，大哥很小時候便因爲營養不良早夭，六歲時，母親撒手人

寰，我們六個兄弟從小便學會自己照顧自己，在困境中成長。

六歲時，母親「走了」，當時父親年紀已大，我們六個兄弟在困境中成長，知道要打工掙錢貼補家用，六人從就讀國小起，只要有機會，星期天和寒暑假就出去打零工，到田裡拔花生、地瓜、玉米、挖生薑，在山區採梅子，還做水泥工。

花蓮縣最南端富里鄉頂上的大太陽，熾熱的能將皮膚曬脫一層皮，但是再辛苦還是得幹活兒，鄉下的孩子沒有嬌生慣養的條件。爲了貼補家用，我們到處打零工，挖生薑、扛生薑，一趟下來看路途遠近發工資，如果在很深的山裡，來回要走一段遠路，一斤是五毛錢；如果是在山底挖生薑一斤兩毛，我一次能扛三十斤，一天扛兩趟，收入不多，不過幾個兄弟衆志成城，一天下來掙的錢對貼補家用還真不無小補。

日本人喜歡吃花蓮產的脆梅，於是有人在山上種植梅子外銷日本。梅子成熟時，我和村子裡的孩子便到山

裡採梅子，集成滿袋再扛下山，工資也是秤重量發錢，當場秤斤論兩結算工資，這種零工有個好處，每天天黑前，工頭直接跟我們結算，幹多少活領多少錢，不怕拖欠工資。

花蓮富里鄉永豐村是非常偏遠的鄉村，有小天祥之稱，故鄉山明水秀，不過直到民國六十五年村子裡才有電力。原本對外聯絡道路只有羊腸小徑，經國先生在行政院長任內開闢了一條東富公路，從富里到東河農場，是由兩個榮工大隊的榮民開闢的道路。這條東富公路當年是富里鄉最寬敞的一條道路，如今還在使用。當年開墾的老榮民如果還活著都九十幾、一百歲了，如今大概都已凋零；但是，路，還在。

老家富里鄉永豐村在花蓮縣最南端，與臺東縣僅一橋之隔，生產資源少，村民國中、小畢業後，大都出外討生活，繼續升學的不多。我是外省第二代，家無恆產，又是政府列管的乙級貧戶，國中畢業前夕，父親跟我說，家裡沒錢讓我讀高中，住在這麼偏僻的鄉下謀生不易，要我去考軍校吧！也巧，當時學校的訓導主任是海軍退伍軍官，主任把我們幾個乙級貧戶的學生叫到跟前，鼓勵我們報考軍校從軍報國。當時我什麼也不懂，

偶爾看到有軍機從頭上飛過，很羨慕，想與飛機爲伍，於是由學校協助幫忙報考空軍機械學校。

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十三日，我們一行六人從花蓮富里出發，輾轉到西部的虎尾新訓中心報到。記得一早坐上火車，抵達虎尾時已是深夜，我們那一屆畢業生有六人從軍，其中兩人選擇陸軍財經學校，兩位原住民同學選擇陸軍士校，我和另一位同學選擇空軍機械校，和我一起選擇機械校的同学也是個機迷，對飛機充滿憧憬。

那一梯機械校、通校新生加起來有七百多人，不過軍校淘汰率高，吃不了苦的，淘汰！學科不及格，淘汰！軍校最重視榮譽與品德，品德有瑕疵的，肯定淘汰，兩年求學期間又陸續淘汰不少同學。

學校學科讀兩年，之後下部隊實習半年，民國六十七年分發新竹基地，在延平路上的修補中隊報到實習。我在學校學的是工兵機械修護，包括重機械修護，下部隊第一個實習單位是工程聯隊修補中隊。當時工程聯隊有三個單位，隊部在新竹麗池原憲兵隊附近，兩個工程中隊在和平路，兩個修補中隊在延平路，待半年實習期滿（這時距離國中畢業已近三年，因爲中間尙至訓練中心三個月，機械就

讀兩年、下部隊實習半年），民國六十七年底正式取得機械畢業證書。

後來工程聯隊許多修護作業與榮工處以及中華工程公司功能重疊，爲避免國家資源的浪費，民國七十三年工程聯隊裁撤，我被分發到臺南基地，於是打包行囊前往臺南基地報到。工程聯隊裁撤後，部隊幾個單位原址後來全變了，原本延平路上的修補中隊現爲虎林國中、小學的校址，和平路上的工程中隊現在是竹光國中。

兩年後，因爲結婚打報告申請調回新竹，當時父親已七十六歲，很想接父親來新竹頤養天年。當時大隊長張中達不願蓋章，百般慰留，我只好每天去煩他，告訴他要回新竹結婚，還要照顧父親，非回新竹不可。大隊長很熱心幫我詢問臺南眷村有無眷舍可以承租，要我把家搬到臺南。半年後，原副大隊長李安民升大隊長，我跟李大隊長求情，說我若是不回新竹，這樁婚事大概也告吹了。他終於蓋了章，放人，我也順利調回新竹，如期結婚完成終身大事。在臺南基地服役期間遇到這兩任大隊長，都是很照顧部屬的好長官。

結婚時，我將父親從花蓮接來新竹貼身照顧，感謝妻子秋燕的體諒與吃苦耐勞，兩人省吃儉用頂了東大路



梁聰明與妻子秋燕兩人伉儷情深，同甘共苦，省吃儉用地買房侍奉父親，孝心動人。

空軍三村的眷房。不過，眷村房子非常小，六坪大一廳一房。秋燕考量父親始終沒有屬於自己的房間，熬了兩年攢了頭期款，民國七十七年買了兩樓半的透天屋；另外，貸款一百一十萬元。當時利率高，貸款付得很辛苦，不過也熬了過去。如今想想，多虧娶到秋燕，她是個很能吃苦耐勞的油菜籽。

回到新竹基地，我在車輛中隊四級廠，從事工兵機械修護，包括：怪手、起重機、推土機、壓路機、平路機、吊車、軍用大卡車和一般的吉普車，有屬於工程車輛裡的重機械車輛，也有前線飛行員使用的所有運補車和一般行政單位使用的大小車輛；負責管理車輛的轄區也很廣，從苗栗外埔到新竹縣海拔兩千三百米的樂山。以前車輛老舊狀況百出，每天有幹不

完的活兒，夜晚加班修護到第二天清晨是常有的事，雖然辛苦，但大家都兢兢業業、甘之如飴。

當時基地裡有很多是大陸來臺的老班長，他們無私無我的帶頭幹活，手把手的教導我們，工作雖然繁重，但很充實，大家的向心力都很強，團結合作精神很高昂。我們都管老班長叫「工長」，這些工長大多在臺隻身一人，把我們這一群大都不滿二十歲的士官當自己孩子看，很照顧我們，我們也視他們為兄長。其中老工長輝煌、徐楚成和後來的一位韓工長，常用濃重的家鄉話指出我們的錯誤，我們學著用他們的家鄉話調侃回去，他們也不以為意。有一年老工長輝煌生日，大家瞞著他買了個蛋糕，當大夥兒在廠棚裡唱生日快樂歌時，老工長眼淚流了一臉，久久無法言語。

車輛中隊在基地是非常重要的環節，隊員撒在全基地各個角落、各個單位，中隊駕駛要支援基地所有單位，只要車子在動都與車輛中隊有關，班員每天起早睡晚，一直扮演著默默耕耘的角色。中隊還負責新竹地區空軍所有官兵機械修護，包括：怪手、起重機、推土機、壓路機、平路機、吊車、軍用大卡車和一般的吉普車，許多車子都已老舊，這時保養很重要

，尤其一、二級的保養非常重要，保養做得好，故障率就少。不只管車子，中隊還管設施中隊的工程機具、戰備油機、消防車輛等，大家兢兢業業才能順利達成前線戰演訓，讓所有工作與戰演、訓順利完成。

總之，基地所有能動的車子都是車輛中隊負責保養修護，像是油車、拖車，尤其拖車是基地所有車輛的靈魂，飛機起飛前均由拖車班將飛機小心翼翼地拖出廠棚。前線第一線飛行員固然辛苦，後方支援單位也不輕鬆，因為工作密切接觸，許多飛行員也能體諒我們的辛勞，經常鼓勵和感謝我們，彼此成了好朋友，像是：李其榮、吳啓明、周鳳鳴和其他許多飛行員，都是很照顧我們車輛中隊士官夥伴的好長官。

機校畢業時掛中士軍階，民國六十九年升上士，後來升了士官長，從三等士官長、二等士官長到一等士官長，爲了不耽誤學弟的升遷機會，民國九十年五月我打報告申請退伍。退伍前，聯隊長雷玉其將軍指示我們大隊長賀駒，說中隊有個雇員缺，始終未找到適當人選，聯隊長希望我退伍後能留下來當雇員，認爲我二十多年軍中經驗任雇員一職是駕輕就熟。經電話詢問妻子秋燕，她也很高興，認

爲能在熟悉的單位繼續報效國家，是長官的厚愛。我在同年六月一日退伍，七月一日接任雇員一職，我以一等士官長軍階退伍。一等士官長是軍中最高榮譽，父親是個沉默寡言的老人，不過從他的眼神中，看的出來他是很以我爲榮的，當年年底父親往生，享壽九十二歲。

新竹基地服役期間，經歷許多大隊長都非常優秀，顧國建、裴浙昆、江泰廣……，歷任的中隊長對我們部屬也很關心，例如剛調回新竹基地時的中隊長徐仲傑，這些主官、管的特質都是責任心重，很關心部屬，他們是我軍旅生涯中的貴人，還有許多好同事，我一直很感恩這些老長官、好同事。不過，早年軍職或是後來雇員任內，因爲經常搬重和爬高屈膝，身體許多地方都受了傷，民國一〇六年正式退休。

我從年少時就嚮往空軍，有幸加入空軍行列，有了一份收入不多但是穩定的月俸，雖然生活克難，在臺灣錢淹腳目的年代，比不上比下有餘天年。父親一生顛沛流離，沒讀過書，但是忠孝傳家，我也傳承家訓教育女兒，女兒成長過程循規蹈矩，科大研究所畢業，目前任職科技業，職場



梁聰明工作表現備受長官肯定，退伍後轉任雇員繼續為空軍服務，與部隊同仁們建立了深厚情誼，時常聚會同歡。

表現可圈可點，令人欣慰。
我常回憶小時候的艱苦歲月，因為是列管的乙級貧戶，曾經受過政府的濟助，也常受人幫助，提供我們兄弟打工機會；如今行有餘力，我和秋燕每年固定捐出好幾百斤的米給貧戶，也固定捐款給弱勢單位和社團團體，用棉薄之力回饋需要幫助的人。
妻子秋燕從事旅遊業四十年，退休後跟著她健行、旅遊，過著閒雲野鶴的退休生活，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，既健身又開心，感謝這一路走來曾經出現的貴人——我的家人、老長官、好同事，是大家充實了我的人生，讓我的這一生沒有虛度。

讀書之樂

· 莫非 ·



人，一旦步入歲月的秋季，就有點像枝極上逐漸由青變黃的葉子，常不自覺地在冷風中蕭瑟哆嗦。若以溪流來講，應該是將屆枯水期，可預期的就等著河床乾涸。生理上的由盛而衰，本諸自然規律，一點也勉強不來！倒是在心理和精神層面，只要健康允許，在自己的喜好上，還可以跟時間打個商量，搏上一搏。比如讀書，還有寫作。

一般而言，讀書，與人交；寫作，與己會。不管人己，無論讀寫，這種心靈的交會與激盪，總是給人帶來愉悅，讓人抽離當下，遊心於虛實之間，樂在其中。

南宋理學大師朱熹曾寫過兩首《觀書有感》，其一為：

讀書，當然要用心。詩中把心比作一方水塘，把前哲先賢的典籍比作活水源頭，真是神來之筆。塘因有活水而澄澈，心因吸收前人智慧而清明。因為澄澈，水塘就不容易藏污納垢；因為清明，心靈就不會為私欲蒙蔽。由此，我們更能心有同感的體會出文文山所謂「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」的慨然一問了。至於讀書之樂，就在知識吸收過程中的「不求甚解」、「若有所悟」，以及與古人心有靈犀的相通上。我認為那是「獨樂」之至！